

温馨系列

历

尽风雨情

于晴 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历尽风雨情

于 晴/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历 尽 风 雨 情

于 晴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6.5

字数:130 千字 印数:5000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4-0325-5/I·328

定价:7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十八岁少女周坤琪，乃美国戏院业巨子周乃新掌上明珠，独自游乐度假来港，不料陷入“婚姻罗网。”她屡遭绑架、囚禁……。在众多亲朋的帮助下，聪明、纯情的周坤琪，摆脱了困境，终于与她倾心的恋人团聚。“婚姻勒索”者则被绳之以法。

飞机在云上，人在飞机里。窗外是一片云海，窗里的乘客们都寂寞地在打盹。坤琪今年 19 岁，独个儿携带行囊，“轻装上阵”。

她的所谓轻装，是穿长盖屁股，白麻捆花边，中间缚腰带的中东式夏恤，黑色窄脚裤，头发剪短，故意把自己装成一个男孩子的模样。

她的所谓上阵，就是独个儿从美国纽约市出发，去巴黎玩了一个星期，然后又去日本游京都、奈良、鹿儿岛，共耗去两个星期。现在是人在飞机里，飞机在云上。多么想去群山之国尼泊尔看看。她虽然不是嬉皮士，亦不是愤怒派，但她很喜欢去那新潮男女向往的群山之国看看，拍摄一批相片。那份在纽约出版的《绿士》画报，很喜欢刊登富有东方色彩的专辑照片。

住在日本东京大酒店，她正想打听有没有便宜机位去尼泊尔时，老头子的长途电话，打到房间来。他沉声说：“有没有搞错？你原来一号下午到达香港的，怎么三号还住在东京的酒店里？”

她撒娇说：“我让日本的风光、名胜吸引住了，多住几天算什么？你竟这么吝啬？”

老头子在那边不耐烦地说：“并不是吝啬。我打了长途电话给香港的徐中和刘季昌，还有你妈咪也打电话给两个姨丈。

姨妈，告诉他们你抵港的日期。他们都拥去机场接你。顽皮鬼，你还在东京，害得他们纷纷打长途电话来查问。”

“又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不用那么多人接机啦！”坤琪说。

在长途电话的那边，妈咪抢过老头子的讲话筒，高声说：“坤琪，不能太任性！我们放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出去游荡十几天，已担心得够了。”

坤琪以特别高的声音说：“放心吧！妈咪，我连手指尾也没有损伤过，甚至喷嚏也没打。一日三餐，开胃得很！”

“别任性，你无论如何要明天飞去香港，不然，你爹要东西影画株式会社的菊田先生押你上机！”妈咪在电话里恐吓，她只好答应明天搭机去香港。至于是否真的成行，只能看她的兴趣了。

关于菊田先生——那电影公司的发行主任，坤琪刚到东京的那天，已把老头子的信交给了他。这个 50 多岁的精明矮佬，要派个职员陪伴她去游玩。她拒绝了他的好意，宁可独个儿闯荡江湖，随意之所趋，只要手上有地图便行。

老头子在纽约有两家戏院，一在唐人街，专门放映国语、粤语片；一在最繁盛的市中心区，专门放映西片和一些精选日本片；另外，他在加拿大温哥华、多伦多也有戏院，他老是开玩笑地说：“别以为我老周做戏院大亨，很舒服；不，除掉每天要喂饱老婆女儿，还要找影片喂饱那么多间戏院呀！”

为找影片放映，老头子的确费尽心机。他今日和经理张成飞法国参加什么康城电影节，明日又飞意大利，后日又飞日本。他们飞得最多的地方是香港，因为他们要在那地方购买大量的国语片、粤语片。中国人拍摄的影片在美加甚有市场。香港，是老头子在青年时失意的地方，想不到到了中年，却是他

做生意办货的基地。

在香港,那个曾经做过反派明星,也做过导演,现在开设电影公司的片商徐中,做了老头子的合伙人,他既供应自己公司摄制的影片,也代购港台影片,然后运到纽约放映,再运往加拿大的温哥华、多伦多。他和老头子拉上关系,坐镇香港,的确减少了老头子的奔波劳碌,所以老头子说:“让徐中赚点钱,是值得的!”

徐中也很会讨好老头子,他知道,周乃新十来二十岁失意于香港,他当时发明星梦,拍第一部影片做男主角,上映时卖座奇惨,在戏院看戏的只有小猫三五只。影片才放映3天,戏院便割画。大受打击之余,他远走高飞,先去加拿大温哥华做餐厅楼面,然后去纽约。在唐人街的酒楼,他得到开戏院的老华侨麦群伯的赏识,请他管理戏院业务;接着,他又得到麦群伯长女的青睐,关门一家亲。他机巧经营,扩展业务,连在加拿大那边,也让他弄到了两间戏院。外公外婆作古后,老头子便成为戏院大亨……尽管如此,老头子对东方之珠香港很眷恋。徐中善解人意,他看中这点,今年夏天又在港岛的摩星岭山坡海边购买一层刚落成的大厦房子,作为礼物送给老头子,以作他携妻儿女去香港居住之用。

8月份,那别墅式大厦入伙,徐中打长途电话给老头子,说房子已装修好,如他有空,可和太太孩子到港举行入伙礼。老头子汇了笔钱给徐中,不受他的恩惠。他也老谋深算,想拆散坤琪与夏威斯来往,竟让她停止半年大学学业,派她赴香港,举行新居入伙礼,然后他和太太新年才去。

老头子和妈咪的头脑甚有问题,他们在美国呆了那么长的时间,可仍认为华洋通婚不大好。其实,坤琪和夏里斯只不

过来往密切些罢了，并没有什么，他们也未免太紧张。

也好，他们既然要她停学半年，赴香港的新居尝新，做屋主，那不错。但她有条件，乘机要挟——要老爹让她先去巴黎、夏威夷见识见识，然后转日本，再由东京飞香港。妈咪不放心，认为单身四处游荡，令人挂虑，但老头子乐得让她离开夏里斯，他说：“怕什么，现今世界，十三四岁的孩子，都可以单独环游世界，何况我在巴黎、夏威夷、日本，都有戏院同行朋友！”

于是，坤琪的旅游计划成功。临行前，老头子限定她到达香港的日期，她点点头，心在想——到时再说吧，本姑娘才不让你的长绳缚得住哪！

老头子还吩咐：“徐中有个长子叫威威，很能干的，他在这里学传理时，不是跟你很有交情吗？”

“爹，你怎么这样‘八卦’起来？”她翻着白眼看老头子。不要笑她老把爸爸叫作“老头子”，他头上的确已有白发啦！

“季昌的儿子百灵也不错，季昌伯以前跟我亲如兄弟，他现在是香港汽车代理商，你做他的媳妇，不愁没有新车玩。”老头子笑嘻嘻说。

妈咪当然不放过介绍二姨妈的儿子卓英表哥、三姨妈的儿子秋本表哥。坤琪带点气愤地掩耳，说：“你们这次叫我去香港说亲，还是为新屋举行入伙礼？”

老头子笑嘻嘻说：“最好两样都做！”

妈咪也笑着说：“你父母并不是封建头脑，非要你嫁谁不可，不是的，我们只随你喜欢选择。”

她放开捂耳的双手说：“我如果什么也不选择呢？”

老头子耸了耸肩说：“那就算了！”但隔一会他又说：“最好在那边找个好对象，让我们在香港有点关系。”

坤琪口快舌快：“在那边弄点关系，以你们来说，还不容易？请不要以我的婚事做桩柱。

妈咪说：“在自己的熟人亲戚中找对象，可靠些嘛！”

坤琪没好气地说：“有什么可靠不可靠的，本姑娘还不想在这件事上动脑筋，我要去见见世面！”

就这样，老头子和妈咪打开鸟笼，让她往外面飞翔游玩。她是感激徐中——替老头子购买那么一间房子，至少，她能凭此得到一次很好的游览、见世面的机会。

在东京，老头子和妈咪都在电话里催她无论如何按日期启程去香港，她答应他们，挂上电话，却故意拖延两天，才搭飞机去香港。她这样做，就是要避过那么一群假热情，假关切，总是脸笑心不笑的亲友的迎迓。

两年前暑假，她不是跟妈咪去过香港吗？在机场，好几家亲友都在争抢着，要她们去他们的家居住。你说好笑吗？像二姨妈、三姨妈，还有徐中的太太、季昌婶，她们都在抢行李，拉人到她们准备在机场门口的车子。去谁人的家好。结果，她们母女却住到新界大埔石头村的祖屋里去……

飞机在云上，人在飞机里。坤琪现在的班机，是从东京飞往香港，不用很长时间，便到达目的地了。

记得前年夏天，和妈咪住进老头子的石头村祖屋里，度过很开心的一段假期。原来老头子有个弟弟周乃白，他一直守住祖屋，做着谁也不愿意做的种瓜种菜的工作。他收养了个义子，名叫阿雀，大坤琪五六岁，乡气十足，土得鲁直，根本不会讨女孩子欢心。尽管这样，那土佬却带她游山玩水，去过什么船湾，什么新娘漳，什么吐露港……还捉蟋蟀给她玩。她当年虽已读中五，但仍很喜欢这种玩意。

后来，妈咪避不掉人家盛意拳拳，还是和坤琪去了香港的大坑道某大厦，在徐中的家住了3天，受到他们极豪华的款待，每天吃鲍参翅肚。在美国，她们还没见过这样的豪华生活哩！后来，妈咪又和她去了二姨妈、三姨妈的家，和季昌叔的家，接受了他们的殷勤接待，让他们带领着游东游西，又去夜总会……坤琪不晓得老在向别人说“感激”，“万分多谢”，招呼得太好了！，“太丰富啦！”的妈咪究竟有什么真正的感觉。她自己只觉得要多厌烦就有多厌烦，母女俩简直是被一张殷勤的过份热情的网包围住了，把一段大好的假期浪费掉了。

有了这样的经验，坤琪这次代表老头子、妈咪去香港接受新房子，她不想在机场见到两年前接机的原班人马，和演着同样热情争抢客人回家去的戏……她要避过这样的场面，有自己的选择，所以，她故意拖延两天，才搭飞机去香港。

二

飞机在中午到达香港。坤琪拿着唯一的行囊，跟随男男女女乘客从飞机吊桥走下机场，抬头往那边机场大厦打量，看台上飘扬着各种各样的旗帜，不少男男女女伏在栏杆上，看着机上的客人陆陆续续走下来；机场上，那一系列载货也载客的车子，开到航机旁边来……

坤琪觉得机场跟两年前的印象差不多，没有多大变化。至于远处看台上那些挥手迎客的人们，她只看那么一两眼，便不再注意了。她知道，上边没有迎接自己的熟人和亲友，那些热情的挥手，并不为她，她没有份儿。

乐得轻松和舒服，她和许多客人从长廊走到检查处，接受检查。她既然没带多少行李，轻装上阵，很快便检查完毕，作为第一位乘客轻盈地走出接机室……

接机室在大厦地面。她从长长的通道走闸口，那里已拥挤着接客的男男女女，许多双寻索的眼睛，都投射到她的身上。她挺身昂脸，快步走过。她知道那些衣饰华丽的男男女女中，并没有迎接自己的人。她想：若在两天前，我按着爹和妈咪指定的日期来港，便会陷进一个所谓热烈欢迎的包围里，然后让女人们拖拖拉拉去她们的家，分身乏术。

现在，她多么自在，多么轻快！在纽约，她经常让老头子、妈咪拉去参加什么应酬，什么宴会，对于热闹，对于假装的欢

笑、虚伪的殷切，她要多讨厌有多讨厌。她既然能避过这样的场面，就象做了什么最开心的事似的，脚步跨踏得爽朗。

很快便走到接机室门口，外面阳光普照。深秋天气，使人觉得都市显得特别清明；那些大小汽车，在马路上繁忙地来来往往……

企图挥手唤叫的士，但她想起：“我该去什么地方呢？便把伸出来的手缩回去。自问：去徐中的家吗？却在心里答：不，我暂时不要去。又自问：去三姨家的家吗？又在心里答：不，我不去。又自问：去季昌伯的家吗？她在心里答：我不要住在那富宅里。

这又不去，那又不去，难道要去住酒店？那幢在摩星岭海边的房子呢？老头子说是我们的家，但我没有钥匙，也不懂得怎样去。嗨，不用多想，我姓周，还是回到大埔石头村，自己的周家祖屋去吧！

正要挥手唤的士，背后传来青年人的鹅公声：“坤琪，周坤琪！”

回头打量，一个头发稍长，身体壮硕，穿天蓝T恤、骡布裤的青年人，腼腼腆腆地笑着向她走来。嗨，那土里土气的阿雀，怎么会从新界农村飞到机场来的？

“阿雀，你怎么会飞到这里来？”她高兴地嚷叫。此时此地见到这个哥哥，她心里很有点意外的高兴。

“对不起，我在接机室里等候，忽然便急，跑去厕所解决，出来时，客人已走得七七八八。”

既好笑亦诧异，她抬脸望着他。

“你是来机场接我吗？”

阿雀脸红红，带点嗫嚅地说：“是阿爸要我来接你的。他

说，你今天中午到香港，我，我便来接你啦！”

侧脸望着黑脸浓眉的阿雀，她委实费解，想不通——怎么二叔会知道我的行期呢？他从哪里得到消息？奇怪，哎，噢，终于想起来啦！那天，她在东京逛街，无意碰到阿雀的同学秦先。两年前，她住在大埔石头村时，阿雀经常拉她和秦先一起去玩。最近，他做了九龙某某旅游社的带队职员，两人在东京街头相见，仅说了几句话，她无意中告诉他几时搭机去香港，当时，她尚未真正决定行程，只那么说说罢了。得回到酒店，知道东西影画株式会社的菊田先生来找过她，还留下字条，说她父母要她快点起程，不要再在东京留连，她只好登程……

“是阿先告诉你——我今天中午从日本到香港，对吧？”她笑着望阿雀。阿雀，阿雀，这只山村雀鸟，比两年前壮硕得多了，讲话仍带有鹅公声。

阿雀点点头：“是他告诉我你独个儿在东京逛街，你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失踪少女！”

坤琪笑弯腰：“我象失踪少女？有趣，那你呢？你象什么？”

阿雀腼腼腆腆地说：“你不是一直说我土头土脑吗？那就象个土佬吧。”

她笑得更大声，然后说：“其实你很会耍小聪明，竟说二叔派你来接我？”

“他知道你独个儿来香港，一定要到机场接你。”

坤琪就要戏弄那土佬一下。她收敛笑容，故意把脸拉长，以上排牙齿把下唇咬了咬，说：“啊，原来你是被迫来接我的，哼，你无心。”

黑脸膛的大眼睛盯着她，苦着脸说：“你大小姐真难伺候，说我来接你，骂我要小聪明；说爸爸派我来，又骂我无心。我才

不做服侍你们小姐、少爷的差事。”

“哼，你不是大少爷吗？”坤琪双手叉腰，两眼瞪火。

“别说笑了，我是乡下仔、土佬、傻雀，别把大少爷的帽子戴在我头上。”阿雀说，他和她仍然站在机场门口马路边。许多男女客人经过，无不向他们投以诧异的一瞥，但他们并不理会。

“你不是周乃白的儿子吗？”她质问。

“周乃白躲在山村里种地，穷人家，我算什么大少爷？”阿雀耸耸肩，扁嘴。

“人家说：臄臄都是羊肉；你周山雀，假假也是周家大少爷。”

“再往深一层说——我只不过是他收养的儿子，我并不是周家人，”阿雀说，“只不过是只野雀罢了。”

“你想造反？”她横瞪他一眼，觉得见到这人很有趣，很开心。”

“造什么反？爸爸对我这么好，他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。”阿雀耸了耸肩，说，“走吧，老头子在等你啦！”他替她挽起行囊。

“奇怪，我叫爹老头子，你也叫。”她说随着跟随他走向停车场。中午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。

“只不过在背后叫叫罢了。”阿雀边走边回头说，脸上泛着一点点憨笑。

“真傻，难道在他们面前叫老头子吗？”坤琪说。她跟随他走到那辆停放在众汽车夹缝中的电单车边，忍不住高声说：“你开电单车来？”

阿雀很敏感，他侧脸望她：“我只能开电单车来接大小姐，

很寒伧是不是？”

坤琪又发出哈哈的笑声，她用右手在自己身上轻轻一拍，说：“你看我的穿着，像不像大小姐？”

阿雀鲁直地说：“禾秆盖珍珠，你是个油脂大小姐，许多人抢着招呼，惟恐不周哩！”

她伸手用力拍在他的胳膊上：“两年不见，你算是把土佬之帽脱掉了！”

阿雀做出一副懵懵然的样子说：“不，那顶土佬帽，我放在家里的阁楼上，舍不得掉。”

“你是说，那次去长洲，我送你的土佬帽？”她很好记性地说。

阿雀点点头。坤琪得意地说：“我故意在上边髹了绿油，你还舍不得丢掉？”

“这样好的一顶帽子，把它丢掉多可惜！”

他说着，已经替她把行囊放好在车上。他把一顶黄色安全头盔套在她的头上，说：“请我们的大小姐上车！”

“不要老是大小姐大小姐的叫，如果我遭人绑架，惟你是问！”她在说笑。

“到时，我去救你出来就是！”他也在说笑。

电单车很快离开启德机场。阿雀驾驶着，都市阵阵的热风，扳动他身上的风衣，也扳动坤琪身上那件白色有花边的长夏恤。她把他的腰肚围搂得紧紧，透过头盔的透明眼罩，看见马路、街巷到处是天桥；马路上车辆和行人拥挤，路两旁洋房大厦密密麻麻。两年不见，她觉得这都市的负荷又加重了。

好喜欢坐在电单车上，任风劲吹，却可以随意观览。想不到自己逃过一次麻烦的迎迓，却得到这样惬意的收获。她在他

背后高声说：“土佬阿雀，我很高兴搭上你的电单车！”

他也提高调：“难得大小姐不嫌寒伧！”

生怕又叫自己“大小姐”的气，她故意用力把他的腰肚搂得紧紧，紧紧。他在前面嚷：“小姐呀！你这样勒紧我肚皮，你我都会变成车下鬼的！”

她放宽紧搂的双手，欣然说：“又好，听你叫我一声小姐，放过你，算啦！”

电单车驰行在热闹的青山道上。坤琪见到一家快餐店，许多青年男女或坐或站，挤在那里吃东西，喝奶茶、咖啡或汽水。坤琪伸手拍了阿雀的背部，说：“停停。”

他在路边停好电单车，问：“怕坐电单车？”她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肚子饿。”

他看了看那快餐店，忍不住笑：“在美国，汉堡包、热狗，你就吃不厌吗？”

她说：“在巴黎、夏威夷、日本游览，我也吃汉堡包、热狗，一杯咖啡或茶，便解决一餐啦！”

电单车行驶在郊区马路上。坤琪仍然坐在阿雀的后面，双手搂住他的肚皮。郊野的空气显得清新。风，掀动她的秀发。打量路两旁的小村，和那荡漾的沙田和马鞍山之间的蓝海，她说：“其实香港也很美丽呀！”

“谁说不美丽？”阿雀高声问。

“我妈咪，她怎么也不肯来香港长住。”坤琪在他背后大声说。

“当然啦，她舍不得那边的戏院事业，舍不得那边的好享受。”

“错了。妈咪是个没有事业心的人。说到享受，你们香港人有错觉，以为我们在那边极尽豪奢享受之能事，其实并不，特别是我妈咪，她很吝啬的，这次我花老头子一笔钱游几个地方，她已呱呱叫啦！”坤琪说。

电单车继续向前驰行，他们已经过了马料水大学站的山坡马路。中文大学的幢幢校舍分布在坡上坡下，坤琪问：“阿雀，你还在读书吗？”

“读了一年预科便停下来了。”阿雀说。

“为什么不读完它？”她不明白地问，也带点惋惜，“你现在该读大学啦！”

“很难讲的。老头子一向对我好，那年他病倒，放下个荔枝园和10多巢蜜蜂，我怎可以不顾一切去读书呢？”

“等二叔病好后，你可以继续学业的嘛！”坤琪说。

“算了，读中学时我已超龄，现在又拖延一年，一个牛高马大的人和一群‘豆钉’在一起，多难堪！”

“读书求学，不分大小高下，有什么难堪呢？”坤琪不以为然，声调显出诧异，“在美国，结了婚，生了孩子的人也读大学哩！”

“你不知道的。我在读中学时，那些小家伙都叫我在笨雀，大笨雀！”阿雀说。他驾驶的电单车已从大埔坳山坡马路开下去，大埔墟在望。

坤琪发出“哈哈”的笑声，说：“你是大笨雀嘛。我记得，你当年笨得连陪我去服装公司买胸围，也怕得要死！”

“你早已说我老土，现在加上大笨，我不介意。”阿雀说。

“就老呆在那园林祖屋里，虚度一生？”她故意把戴着安全头盔的脸贴着他的背部。